羲台承文脉 蓍草迎新生

□ 姜银霞

千年古县上蔡，位于豫东平原腹地。近日，笔者走进上蔡蓍草种植基地、非遗工坊与生产研发一线，探寻这一古老文化符号的当代新生。承载着厚重文脉的上蔡蓍草，如今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产业，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、独特的经济价值与蓬勃的产业活力，描画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动画卷。

上蔡蓍草形态独具特色，一本多茎，茎秆条直中空、生有八棱，花期花色渐变，民间素有“龙头凤尾”之说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记载：“闻蓍生满百茎者，其下必有神龟守之，其上常有青云覆之。”北宋苏颂《本草图经》记述：“蓍实，生少室山谷，今蔡州上蔡县白龟祠旁，其生如蒿作丛，高五六尺，一本一二十茎，至多者五十茎，生便条直，所以异于众蒿也。秋后有花，生于枝端，红紫色，形如菊。”这也是上蔡蓍草区别于普通蒿类植物的显著特征。



非遗手作工坊，群众体验蓍草香包制作。⑥3 （资料图片）

文脉悠远：古蔡大地，蓍草丛生

在古人的认知里，蓍草是长寿的草木，被视作祥瑞之物。《博物志》载：“蓍千岁而三百茎，其本已老，故知吉凶。”因此，蓍草又有“蓍千岁”之名。元代熊梦祥《析津志辑佚》记载：“蓍草，产汝宁府即蔡州。白龟祠上者佳。此伏羲画卦蓍之祖也。”明洪武时期，朱元璋曾在白龟庙附近划地25顷种植蓍草，并派官兵守护，上蔡蓍草作为贡品进献朝廷。清康熙版《上蔡县志·蓍台碑记》记载：“上蔡县东三十里，一台屹然，临于蔡沟，曰蓍台，蓍草丛生。盖伏羲画卦地也。台之四周方广二十顷，蓍草丛生其间，首若龙矫，尾若凤翔，盈于台畔。伏羲氏作，取而筮之，以画八卦之变。”

相传人文始祖伏羲沿黄河东迁，在蔡地，也就是今天的上蔡，见蔡河岸边蓍草繁茂，草丛之下有白龟栖息，龟甲纹理独特，由此获得启发，取蓍草、白龟推演先天八卦。东汉蔡邕曾在白龟庙伏羲祠题写“伏羲画卦处”“蓍草圃”。时至今日，上蔡仍留存伏羲画卦亭、伏羲祠、蓍草园、蓍台沟等遗址。

北宋《本草图经》、明代《本草纲目》均收录上蔡蓍草，认定这种条直丛生、一本多茎的生长特点，是道地特色本草。

驻马店市级非遗项目“蓍草的传说”，与伏羲文化深度绑定，讲述伏羲推演先天八卦、蔡地得名的由来，相关文字记载散见于阎兴邦《蓍台碑记》、杨埙《蓍草台记》等。蓍草在蔡地生长的历史十分悠久。

历经数千年流转，蓍草文化绵延不断。蓍草在古代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内涵，其文化价值代代相传。上蔡“蓍草的传说”第六代传承人王线中，坚持守正创新，一边做好文化普及传承，一边对接现代技术，搭建蓍草种质资源基地，建成上蔡蓍草非遗工坊，开发蓍草合香、草本制剂、文创产品60多款。同时，将蓍草转变为课堂研学素材、大众喜爱的文创好物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，串联起中国古代哲学、医学、天文、地理等领域，承载着中华民族绵长的智慧与情感。

珍贵草药：匠心传承，文脉绵长

除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之外，蓍草还是一味传统草药。多部古代本草典籍记载，蓍草可入药，古籍记录其性味苦、平，无毒，民间自古就有使用蓍草的传统。现代药理研究发现，蓍草含有挥发油、黄酮、多糖等活性物质。

蓍草生长周期漫长，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，野生资源十分稀缺。为守护这一特色种质资源，王线中在做好野生种群保护的基础上，大力攻关人工驯化种植技术，推动产业化开发，更好挖掘蓍草资源价值，惠及大众。

文化依靠传承生生不息，非遗依靠创新焕发活力。近年来，上蔡将蓍草文化列为非遗保护重点，探索“非遗+产业”“非遗+文旅”的融合路径，让这株古老草木走进当代生活。

为更好传承弘扬蓍草非遗，王线中经常开展非遗进社区、群众走进非遗、非遗集市等活动，面向群众宣讲蓍草非遗知识，组织手工体验、蓍草产品展示活动，让更多人认识蓍草、了解蓍草文化，不断壮大非遗传承队伍。

在上蔡蓍草非遗工坊，常态化开展蓍草香包、香牌等手作体验活动。王线中现场指导大家选料、配香、缝制。蓍草香包不仅承载着人们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，也是上蔡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。蓍草香牌融合多种草本香料，可手工制成寓意美好的挂件、摆件和草本香珠、配饰等，让蓍草文化走出传说，成为可触摸、可体验的文化载体。

从田间采收的蓍草原料到手工缝制的香包、精工制作的香牌、手搓的合香珠，蓍草文创产品自带天然草木香气，兼具传统寓意与现代审美，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。参与手作体验的群众感慨，一个香包，传递的不只是手艺，更是文化共鸣。

科技赋能：精心种植，向新而行

想要打破蓍草小众化发展局限，规模化种植、全链条产业开发是关键。每年春夏，在河南祥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蓍草种植基地，经过精细化管护的蓍草长势旺盛，淡淡的草木清香随风漫溢。科技特派员带领团队扎根田间，持续开展观测记录、田间管护等科研工作。

蓍草生长慢，对环境挑剔。科研人员通过土壤改良、温室培育、精准施肥等技术，攻克难点，实现规模化稳定种植。在研发团队的持续努力下，上蔡蓍草已经构建起“种植—加工—研发—销售”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。团队持续挖掘蓍草文化潜力、药用价值等，与甘肃中医药大学、河南中医药大学、河南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开展联合科研，推动设立驻马店市蓍草研究中心、河南蓍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。

2023年，“蓍草的传说”获评驻马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2024年，“上蔡蓍草”通过植物新品种审定，制定蓍草标准化种植技术行业标准1项，注册商标12项，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篇，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，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，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。

种质资源的守护之路并不轻松。王线中回忆，团队历时5年寻找、驯化野生蓍草。2019年，他们在当地伏羲祠一带发现一株野生蓍草种苗。经过多年精心保育，这株珍贵的原生种苗成功存活，并繁育出连片种群，留住了蓍草的原生基因。

从伏羲画卦的上古传说到本草典籍的文字记载，从珍稀难得的野生种质到欣欣向荣的特色产业，上蔡蓍草跨越千年，展现非遗传承的时代力量。

眼下，上蔡以蓍草文化为核心，规划建设蓍草文化产业园、护苗中草药文化园、研学基地，推动文化、医药、文旅深度融合。未来，随着产业链持续延伸，蓍草产业必将释放更大价值。③3

水润古蔡 故土新颜

□ 时成功

我的故乡新蔡，是一座枕水而眠、依河而生的千年古县，是刻在我血脉里的乡愁，是藏在岁月里的眷恋。4000多年建城史，2200多年建县史，洪汝两河汩汩流淌，滋养着这片豫南沃土。曾几何时，这里因地势低洼、十年九涝，被称作“洪水招待所”，是萦绕故土多年的遗憾。如今，旧貌换新颜，沧桑变锦绣，一场翻天覆地的蜕变，在古蔡大地上徐徐铺展，让每个游子归来，都心生震撼。

自古逐水而居，临水兴邦。水，是新蔡的灵魂，更是故土蜕变的底色。春秋关津渡口车马喧嚣，明清李桥码头舟楫往来，悠悠河水见证着古蔡千年的烟火更迭。往昔积水成洼、杂草丛生的坑塘沟渠，如今碧波澄澈、荷风袅袅。东湖、南湖、北湖、月亮湾四大公园错落分布，豫风楚韵交融碰撞，既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秀美，又有北方园林的雅致风骨。沿河乡镇风光旖旎，关津、练村、顿岗一带水清岸绿、田园如画，素有“小江南”的美誉。

水润沃土，孕育风物。水晶大米软糯醇香，水上漂酱菜风味独特，棠村三粉声名远扬，特色农产品走出乡土、享誉四方。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，不仅滋养万物、涵养民生，更造就了这片土地的长寿底蕴。百余位百岁老人、上千位九旬长者安居于此，安然岁月、烟火绵长，是故土最动人的温柔底色。

乡村大地，蝶变万千。走进如今的乡村，水泥路通村入户，太阳能路灯沿路而立，十里乡村路，十里画廊景。破旧土坯房变身整洁庭院，“五美庭院”点缀乡野，房前屋后干净雅致，绿树与繁花相映成趣。各村因地制宜打造小游园、文化广场、新时代文明实践站，闲置荒地变身休闲胜地，老旧民居改造为时代记忆馆，留存乡愁、滋养文脉。曾经无人问津的荒草地，建起光伏电站、帮扶车间，藤编、服饰、农副产品加工产业蓬勃发展，让留守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，实现顾家致富两不误。

产业振兴为故土发展注入澎湃动能。如今的新蔡，彻底告别单一农耕模式，产业遍地开花、活力迸发。城乡共生，万象更新。县城水系全线贯通，道路四通八达，新城拔地而起。国家级卫生县城、园林县城的荣誉加持，让这座水城干净整洁、宜居宜业。万人广场、文化艺术中心、教育园区落地建成，完善的民生配套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教育、医疗、文化资源，幸福感与获得感节节攀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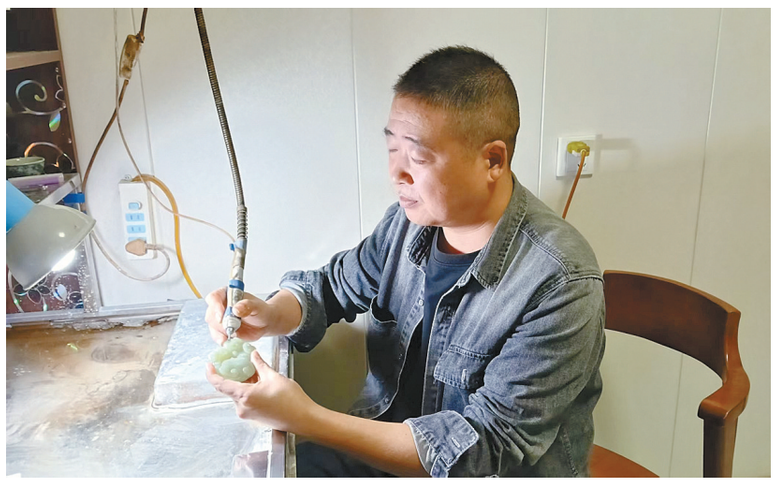
更动人的是故土的乡风之变、人心之暖。新时代文明实践新风浸润乡土，“好婆婆”“好媳妇”“文明家庭”竞相涌现，孝亲敬老、崇德向善蔚然成风。淳朴的民风、向上的风貌，让这片土地既有山水之美、产业之兴，更有人文之暖、精神之盛。

千年古蔡，浴火重生。从十年九涝的贫瘠洼地到水清景美的生态水城，从深度贫困的落后县域到产业兴旺、乡风文明的宜居新城，每一寸土地的蜕变，都是奋斗后的馈赠；每一处风景的新生，都是时代的华章。

生于斯，长于斯，眷恋于斯。这片浸润着淮汝灵气、镌刻着奋斗荣光的故土，裾去沧桑、绽放芳华。流水潺潺诉古今，阡陌欣欣绘新篇。大美新蔡，岁岁新颜、步步繁华，永远是我心中最深情的故乡，是我此生眷恋不已的烟火原乡。③3

周雨明：扎根家乡琢美玉

□ 周子翔



周雨明执刀琢玉。⑥3 （资料图片）

上蔡县卧龙街道北城墙巷，一间质朴的玉雕工坊静静伫立。30多年寒来暑往，玉雕匠人周雨明手握刻刀、潜心雕琢，执刀不倦、坚守初心，深耕传统手工玉雕技艺，以匠心活化本土文化，让沉寂多年的上蔡玉雕重焕生机。

1993年，年少的周雨明邂逅玉器雕刻艺术，玉石温润通透的质感、传统雕刻工艺的独特神韵深深打动了他，深耕玉雕、传承古法手艺的种子悄然在心底扎根。求学期间，他痴迷传统工艺美术，全身心钻研各类雕刻技法，没有专业工具便自制简易刻刀，日复一日反复练习、潜心摸索，在枯燥的打磨和雕琢中积累功底。

为精进技艺、拓宽艺术视野，毕业后的周雨明毅然外出求学历练，在磨砺中沉淀专业素养。他曾到广东美术彩瓷工艺厂学习，深耕花鸟、人物雕刻及描金点彩等传统工艺。2005年，他在上海一家专业工艺机构担任设计总监，系统研习玉雕技法，积极参与行业展览、技艺研讨与教学工作。凭借细腻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创作风格，他在业内收获广泛认可，多次收到外地院校的任教邀约。纵然前路广阔，心怀故土的周雨明始终眷恋家乡，最终选择返乡，深耕本土玉雕领域，立志重振上蔡玉雕产业，让一度沉寂的本土玉雕手艺重回大众视野。

2009年，周雨明创办上蔡首家玉器专营店“汉玉缘”，正式开启本土玉雕创业与文化传承之路。创业多年，他始终勤学不辍、深耕不怠，四处走访行业名家、参与技艺交流，不断总结创作经验、打磨雕琢技法，逐步形成因材施艺、细腻传神、意境幽远的风格。

“玉雕是门慢功夫，急不得、躁不得。每块玉石都有自己的灵性，所谓雕琢，不是强行改变，而是顺势而为、因材施艺，读懂玉石、敬畏匠心，才能让璞玉重生。”这是周雨明坚守30多年的琢玉信条，也是他深耕琢玉行业的立身之本。玉雕工序繁杂、讲究精益求精，包括开料、设计、粗雕、细磨、精修、抛光，六道工序环环相扣，分毫之差便会影响作品整体气韵，极度考验匠人的耐心、细心与专注力。

在创作中，周雨明始终心怀敬畏，尊重玉石的天然肌理与原生形态，依托每一块玉料的特质巧妙构思、匠心设计，让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、自带灵气。他雕琢的作品中，鸟兽灵动鲜活、栩栩如生，人物眉目传神、气韵十足，山水构图雅致悠远、意境绵长，实现了匠心工艺与艺术美学的完美融合。

“我看过不少机器雕刻的玉器，千篇一律、毫无特色，但周师傅的手工作品细节处尽显功力，每一件都有独特的灵气。”从外地赶来定制玉雕摆件的顾客赵佩由衷赞叹。

如今，周雨明的玉雕工坊已成为卧龙街道北城墙巷的特色地标。游客游览蔡国故城之余，走进玉雕工坊，近距离观摩玉雕创作的全过程。刀起刀落、玉屑纷飞间，平凡璞玉完成蜕变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与匠人精神。

在潜心雕琢佳作、深耕玉雕艺术的同时，周雨明始终坚守文化初心，主动扛起玉雕技艺传播与传承的时代使命。他积极参与各类文旅推介、技艺展演活动，走出古巷、走出县域，全方位、多渠道推介上蔡玉雕文化，擦亮本土文旅名片。③3

应场：以悲悯笔力书写建安风骨

□ 王新立

汉代的汝南郡，辖域广阔，人文荟萃。在名扬东汉的“建安七子”中，应场算得上是一位大家。他以温润悲悯的文风，与其他文学家一起筑起汉魏文学的高峰。

所谓“建安七子”，乃是东汉建安年间，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场、刘桢七位著名文学家的合称。这个称号最早由魏文帝曹丕定名。他们活跃于汉末乱世，所著诗文慷慨悲凉、质朴刚健，形成了著名的建安风骨。

说起应场，便绕不开汝南应氏这一读书世家。应场，字德琏，汝南郡南顿（今项城市南顿镇）人。应场出身的应家在当时声名显赫：祖父应奉天赋过人，一页书卷用眼扫过便能熟记于心，被尊为名儒；伯父应劭更是满腹才学，遍访各地搜集民俗典故，写下《风俗通义》，至今仍是史学家必读的典籍；父亲应珣饱读诗书，官至司空掾，行事文雅稳重。

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，应场自幼沉浸在笔墨诗书之中。年少时，家中长辈常考校他的诗文。相传有一回春日，伯父应劭指着院中抽芽的桃树，让他吟咏几句诗。应场略一思索，开口道：“桃生汝水岸，根自故土深。”应劭听罢拊掌大笑，对着旁人感叹：“这孩子性子偏柔，但文气藏于胸中，日后定能凭文章扬名于世。”就这样，年少的应场与弟弟应璩一同苦读，诗赋文章越写越好，乡里百姓提起这对兄弟，称他们为“汝南二才”。那时，乡邻都以为，这位世家少年将来大可安居故土，读书讲学，安稳度日。

可天不遂人愿，汉末烽烟四起，乱世降临。战火蔓延至中原，田园被毁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安稳读书的时光不复存在。年纪尚轻的应场不得不辞别故土，跟随逃难的人流向南辗转，前往荆州避难。逃难路上，应场见过被战火焚毁的村落、拖家带口逃难的百姓、荒田里倒伏的庄稼。这些亲眼所见的人间苦难，深深烙印在应场心里。

历经乱世流离后，应场的笔墨文辞一扫少年时的书生意气，增添了一层悲悯和沉郁。后来有人问应场，漂泊多年悟出何种为文之道？他答：“文由心生，见过人间苦，文字才会有根。”正是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经历，滋养出独属于他的那份建安风骨。后来曹操广招天下贤才，听闻应场的才名，派人礼聘他前往邺城。漂泊多年的应场终于结束流离失所的生活，踏上前往邺城的路途。

到达邺城后，他先后担任丞相掾属、平原侯庶子、五官中郎将等职，常伴曹丕、曹植身边，正式成为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。在这里，他与孔融、王粲、刘桢、陈琳一众才子日日相聚，登高宴饮，借着笔墨感叹乱世，忧念家国，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就此成形。

应场为人谦和内敛，不爱逞口舌之快，却凭温润厚重的诗文赢得世人敬重。曹植格外赏识这位才子，十分爱惜他的才华。后来应场要自洛阳远行，曹植心中不舍，挥笔写下《送应氏诗二首》相送。诗里既痛惜洛阳城遭战火残破，又怜惜应场半生漂泊的命运。这首赠别诗流传后世，也足以见得应场在当时文坛上何等受人尊重。

可惜乱世从来容不下才子安稳。建安二十二年，一场大瘟疫席卷北方，疫病无情蔓延。应场没能躲过这场灾祸，和陈琳、刘桢等数位建安名士一同染病离世。一生的文学抱负，还未来得及尽数施展，生命便永远定格在乱世的年轮里。

多年之后，曹丕想起昔日一同唱和的挚友，提笔写下《与吴质书》，字字皆是惋惜：“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，其才学足以著书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。”一句感叹，道尽后世对这位才子的遗憾。

世人讲起建安风骨，大多想起金戈铁马之气。可建安七子的诗词文章却各有性情：孔融刚直敢言，刘桢豪迈不羁，王粲笔力沉雄，而应场则是最温和内敛的一个。他的诗作擅长托物寄情。名篇《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》起笔一句“朝雁鸣云中，音响一何哀”，以云中孤雁比作漂泊异乡的自己，道尽乱世游子身不由己的孤独。一首《别诗》：“朝云浮四海，日暮归故山。行役怀旧土，悲思不能言。”没有嘶吼般的悲叹，把游子遥望故土的思念藏得深沉克制，却最能触动人心，是建安抒情诗当中难得的佳作。曹丕曾评价他的文风“和而不壮”，意思是文字温润柔和，内里却藏千钧力量，不张扬凌厉，委婉字句之间藏着时代的悲怆。

除诗歌外，应场一生写下数十篇辞赋，如今尚存《灵河赋》《征赋》《愍骥赋》等残篇。他作赋并不单单写风景宴乐，目光始终望向乱世苍生，借着文字同情流离百姓，企盼天下早日安定，这正是建安文学“缘事而发”的本心。除此之外，他所作《文质论》还专门讨论文学文采与内涵的关系，是建安时期少有的文学理论文章。数百年之后，刘勰写就《文心雕龙》，也曾关注这篇文章的观点，足见其价值。

建安风骨从来不是只有一腔豪情，它同样包含悲悯、乡愁，以及对普通人命运的体恤，而这些精神，恰恰在应场笔下得到最好的呈现。

岁月流转，战火、风雨让应场大量的原作散佚，好在明代文人搜集散落残篇，整理编成《应德琏集》，才让他的文字得以流传后世。③3